

第五十一回 沈白濫刑錯斷 林子清屈招認罪

話說沈義芳，輕輕走來雙手抱住，叫聲“親親，想殺我也。”姚蕙蘭正在那裏癡癡默默，想著爹爹病症。不防背後有人走來，將他抱住，嚇了一跳，急回頭見是沈義芳。大怒道：“你這廝，真乃衣冠中禽獸！還不放手？”義芳笑道：“我為美人不知費了幾多心機，怎肯輕易放手？望美人早赴佳期，了我相思之願。”姚蕙蘭聽了此言，越發大怒罵道：“你這沒天理的匹夫！怎敢前來調戲師母，該當何罪？”義芳道：“祇此一次，下次不敢了，祇求美人方便。”小姐此時祇急得滿面通紅，罵道：“你這狗男人狗強盜，休得胡纏！還不放手？”沈義芳陪笑道：“打我是愛我，罵我是疼我，正是打情罵趣。今日比做個染坊舖子，諒你也不得清白。”小姐被他纏了一會兒，又不見丈夫回來，累得半點氣力全無。終是個柔弱女子，那裏纏得過男人？便高聲叫道：“殺人了！”沈義芳笑道：“美人，枉費神思，我府中高堂大屋，你便把喉嚨喊啞了，那有人來？縱有家人聽見，也不敢前來捉我二爺奸情。我勸美人從了罷，若不肯時，叫了家人前來將你捆起，任我二爺取樂莫怪。”

姚蕙蘭心中一想：這個奸徒決然不肯放手，陡生一計，假作歡顏道：“此事乃兩相情願，那有這等舉動，你且放手，我自隨你。”義芳道：“我就放手，也不怕你飛上天去？”即將手放了。蕙蘭得他放了手，轉身向外就跑，義芳道：“看你跑到那裏去？”隨後趕來。姚小姐口中喊道：“救命！”那管腳下高低，祇管朝外亂跑。不料天井中，有一把劈柴斧子，將金蓮一絆跌在地下。義芳見他跌倒在地，乘勢將身向上一伏。姚小姐跌了一個仰面朝天，見他伏在身上，一個鷄子翻身，將義芳滾下來。剛剛湊巧，一把斧子在身旁，即摸起斧子，銀牙一挫，恨了一聲，朝天靈蓋上咯喳一聲，砍將下去，正是：

寧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

沈義芳被姚小姐一斧砍下，腦漿迸出，死於非命。姚小姐劈死沈義芳，既著嚇又著累，氣力全無半點，坐在地下哭泣，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林旭忙忙走到館中，見姚夏封在館中相面，候他相完了，那人已去。林旭方纔問道：“岳父為何欠安？”姚夏封道：“我平素從無甚麼病，此話從何而來？”林旭將花有憐之言，述了一遍，姚夏封道：“那奴才說我病，我何嘗看見他來，你今回去，問他因何咒我？”林旭別過岳父，慌慌張張走回相府，直奔書房，剛剛走到天井，見妻子坐在地下，不像模樣。又見一個人倒在地下，花紅腦漿淌得滿地。林旭嚇得啞口無言，半晌問道：“為何將他殺死？”姚小姐睜開杏眼，望著丈夫哭道：“我原說不來，你偏叫人來，今日險被奸人姦污，事已至此，情願抵償，有何話說？”林旭心中明白，必是沈義芳見我不在，進來強逼我妻子。妻子不從，因此殺死。

不表夫妻面面相覷，毫無主意。再言花有憐將林旭哄去，二爺進內他就遠遠打聽，見林旭回來，心中好生著急。二爺許久不出，走到書房探頭探腦張望，不見動靜。祇得走進，到了天井邊，見二爺直挺挺仰在地下，滿地花紅腦漿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便高叫道：“你們好大膽，因何將二爺殺死？”不一時，府中男男女女也不知來了多少，急忙報與老太太與大爺知道。老太太聞聽此言，放聲大哭，走來抱住屍首，哭個不了。沈廷芳吩咐家丁，先將林旭痛打一頓，可憐瘦怯怯的書生那裏捱得，這般惡奴如狼似虎打得滿身是傷。正是：

渾身有口難分辯，遍體排牙說不清。

沈廷芳又吩咐僕婦、丫鬟，將小姐痛打一番，便將二人鎖了，寫了報呈，即刻到山陽縣去報。

說起這個知縣，本是浙江人，在部中做過書辦，已做了幾年，賺了許多銀子，他就捐了一個縣丞，後又謀干才，放了這山陽縣。此人姓沈，名明，字白清，為最愛賄財，有人告到他手裏，不論青紅皂白，得了賄賂，沒理也就斷他個有理。一味貪婪，逢迎上司，結交鄉坤。這淮安百姓，將他的名改了一字，叫做沈不清。又有一個別號，叫做捲地皮。

這日正要陞堂理事，忽見沈府報呈送上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大驚道：“怎麼林旭夫妻因甚麼殺死沈府公子？我聞沈太師最愛的是他二公子，此乃是我身上之事，須要上緊趕辦。”即刻傳出話來，著三班差役伺候，相府看驗。

不一時打道開鑼，直至相府下轎，早有沈廷芳迎接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沈白清問道：“因何二公子遭此大變？”沈廷芳道：“林旭夫妻無故將舍弟殺死，祇求父母做主，代治生舍弟伸冤，少不得差人進京報與家君知道。”沈白清道：“自古殺人償命，何必多囑？待本縣驗過二公子的屍，再審兇手便了。”即起身走到屍場，公案現成，知縣坐下，佯作將公子翻看一會兒，走來報道：“腦門斧傷致命，寬二寸九分，深二寸二分，周身無傷。”沈白清出位，又自己細看一回。吩咐伴作道：“不可亂動，好好收殮。”又坐下標了封皮，吩咐帶兇手上來。眾役將姚小姐帶上跪下，點過名，叫快頭押下回衙聽審。知縣起身，廷芳相送道：“都是林旭同謀，務要抵償。”沈白清道：“公子何須吩咐？”知縣回衙坐了內堂，吩咐將犯人帶進聽審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兇事全然未曉。

知沈白清如何斷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